

简评圣西门关于 “实业制度”的理论

广西大学 黄尔瑞

一

实业制度是圣西门对未来社会所设想的一种理想制度。关于实业制度的理论是圣西门整个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计划地、合理地组织社会生产，把国家变为生产的组织，社会组织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实行劳动义务制以及才能等级制，由学者掌管精神权力，等等，所有这些则是圣西门实业制度理论的核心，其中包含有无产阶级倾向的许多积极的内容。他这一套理论，就使圣西门的实业制度不能见容于资产阶级。为此，恩格斯对圣西门的这一思想给予高度的评价，热情地赞扬他眼光远大，并且指出：“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①

圣西门关于实业制度的理论的诞生，是与当时的经济关系和政治条件分不开的。圣西门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产儿。革命——帝制——复辟的政治风雨荡涤着他的身心。他目睹封建贵族阶级的腐败没落、资产阶级的蓬勃兴起与无产阶级伴随而生的现实。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他的学说在客观上反映了和表达了当时尚未成熟的早期无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罪恶的资本主义压迫与剥削制度，建立美好的社会的愿望。

但是，圣西门的实业制度理论毕竟不可能超出时代给予他的限制。他的理论是不成熟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他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②“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③因此，他的理论本身充满着内在矛盾。

二

首先，圣西门对未来实业制度的实现是这样设想的：他把从正在解体的封建制度向实业制度的社会变革，设想为政权由封建的社会集团之手转入实业家之手。按照他的说法，这是把国家管理事业由懒汉和寄生虫手中转入劳动者手中。但是，他认为王权与实业制度没有矛盾，国王在实业制度之下将是最大的实业家，国王政权是为实业制度而斗争的一个支柱，是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411页。

^②同上书，第409页。^③同上书，第406页。

促进历史上必要的社会改革的一个因素。他说，只要国王颁布一道法令就能做到这一点。^①这样，真正的权力也就交给新的政权机关了，社会变革就完成了。

圣西门要改朝换代实现他的实业制度，但又不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旧的国家政权机关被认为可以不必废除，国王、内阁大臣等大小官员都保留下来，这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这一切可以说是“天方夜谭”式的社会变革。

接着，圣西门设想实业家取得政权以后，必然要提出与旧政权迥然不同的新目标。他认为，在实业制度下社会组织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并使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空前的提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把科学、艺术和手工业工作有效地联合起来，充分地运用与发挥科学、艺术和手工业的作用。^②在这里，圣西门显然预见到在未来的社会里生产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他指出，实业制度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清楚的、合理联合的工作计划，实业社会必须保证这个计划的执行与实现。圣西门设想用有组织有统一计划的生产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应该说这是它具有创见和科学意义的思想。但是，在圣西门这个具有社会主义胚芽的思想中也潜伏着矛盾，因为他不懂得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必须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化作为前提与基础的。在他的实业制度理论中，他并没有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因此，他要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情况下实行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生产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至于圣西门所说的实业社会组织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③应该说这是一个可贵的见解。它冲破了闵采尔派与巴贝夫派等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禁欲主义的笼子，把实业制度设想为使一切人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精神和物质的需要的社会制度。但是，在实业制度下要满足的究竟是哪些“人们”的需要呢？圣西门在不同场合作了互相矛盾的回答。他在晚期著作《论文学、哲学和实业》一文中说：在实业制度下，“社会的一切阶级的福利都能够大大提高，而不管它是人数最多的无产者阶级，还是最有钱的富人阶级。”^④在这里显然是满足一切人的需要，强调要保证使一切人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全体与个人的利益，使一切人都得到最大的福利，包括最有钱的富人阶级也都得到最大的利益。这是圣西门实业制度中的资产阶级倾向的一个重要表现。

圣西门在临终前的著作《新基督教》一文中又说：实业制度“应当把自己的社会组织得尽量有益于最大多数的人”的阶级；实业制度“应当把在最短期间内用最圆满的方式改善人数最多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的状况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一切劳动和一切活动的目的。”^⑤显然，这里所说的“人们”是指无产者和无产阶级。圣西门反复强调：实业社会组织的目的应当是满足人数最多、最贫穷的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的需要；这种社会组织的主要机构的目的在于促使无产者的福利的提高，等等。这是圣西门实业制度理论的无产阶级倾向的一个重要表现。圣西门之所以对“人们”作出不同解释，无疑是由于他不了解人们的阶级关系所致。

圣西门在《论实业制度》一文中把当时的社会划分为两种成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不再起作用、从而成为寄生虫的资产者和在经济上起作用的实业家。在这里，圣西门把实业家阶级看成统一的阶级。它不仅包括工人、农民，而且还包括工厂主、农场主、商人和银行家，

①《圣西门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29页。

②《圣西门选集》下卷，第293页。

③《圣西门选集》下卷，第293页。

④同上书，第207页。

⑤《圣西门选集》下卷，第226页。

实际上还把知识界——科学家和艺术家也算作实业家之列。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关系在圣西门的观念中消失不见了。众所周知，圣西门之所以把社会分成两种成份，是为了适应他的两种制度——封建神学制度与实业制度的斗争的观念的需要；而他把实业家阶级当作统一的阶级，则是为了把代替封建制度的实业制度设想为最终的、没有内部矛盾的制度的需要。这是因为圣西门作为新的社会制度的创始人，他感到有理论的必要来证明：第一，这个新的社会制度没有内部矛盾；第二，可能而且必须依靠社会全体成员（除过寄生生活的封建阶级分子之外）的一致努力，毫无痛苦地、和平地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否则，如果承认在“实业家”内部有真正的矛盾与斗争，那就会动摇他的全部学说与纲领。

可是，圣西门这种为了观念需要的理论与他观察现实所概括出的理论又是那样的不一致，以致他自己否定了他原来承认的实业家之间有差别，即他们之中一些人占有生产资料、拥有财产，另一些人没有占有生产资料、没有财产的事实。比如，圣西门早在第一篇著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就曾经把当时的社会划为三个阶级：第一个阶级是科学家、艺术家以及所有同意自由观念的人组成的；第二个阶级是有产者，他们反对一切革新，第三个阶级是由平等观念组成的人，实际上是指劳动群众（包括工人、农民）而言。^①在这里，显然圣西门没有把实业家看作是统一的阶级，而是分成有产者和非有产者。他把企业主、农场主等看作有产者。他甚至认识到，实业家之间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两者之间有矛盾而且必然要进行斗争。可惜这个见解在圣西门的实业制度理论中消失了。

对于如何“满足人们的需要”、改善群众的生活，圣西门也有不少独到的见地。比如他说：“为了改善群众生活，仅仅重新分配特权那是不够的（而应当消灭特权）；只是不允许原来的一伙人舞弊，而改由另一伙人来干这种勾当，也是不够的——而是应当完全消灭舞弊的现象。”^②等等。这无疑是很很有见地的。

那末，圣西门要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他的实业制度和用什么办法来提高无产者福利与满足人们的需要呢？

他认为只有“在知识水平使我们能够创立作为新社会基础的新哲学体系”时，才有可能建立新的实业社会制度。比如在多神教的基础上建立了古代社会制度，在一神教的基础上建立了封建神学社会制度。他认为，一旦出现了符合于当前的知识水平的理论，一旦出现了代替基督教而成为实业制度的新哲学体系时，就能建立实业制度。一句话，在圣西门看来，社会发展并不是取决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而是取决于包括理智、科学、道德和宗教在内的人类的理性。理性是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则在理性范围内发展着。圣西门就这样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归结于理性的发展，进而又把哲学家当成是人类理性的化身，借助他的理性，人类就可以改造社会，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从而使历史的进程从这一阶段推向另一阶段。他写道：“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认识最适于当时的社会组织体系，以促使被统治者和统治者采纳，如果这种体系能够完善就应使它完善，而当它已经达到完善的最高阶段的时候，就应把它推翻，并利用各方面的专门学者所收集的材料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体系。”^③那末，代替基督教而成为建立实业制度的基础的新哲学体系是什么呢？圣西门对这个问题在他不同的活动时期又作了相互矛盾的回答。

^①参见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一文，《圣西门选集》上卷。

^②《圣西门选集》下卷，第205页。

^③《圣西门选集》下卷，第169页。

在圣西门较早的著作《论万有引力》等文章中，他认为人类理性已经从万物有灵的思想过渡到万物一灵的思想，即从多神论过渡到一神论，而后人们将从这个思想提高到万物支配一切现象的各种规律，再下一步则是信仰统一规律。而支配世界的一切现象的统一规律的思想，就是新哲学的中心思想。他认为：万有引力是支配宇宙的唯一规律，①万有引力的思想将成为绝对的普遍的思想而代替有关神的思想，不应当以神的思想而应当以万有引力的规律作为新哲学体系的基础。在这里，圣西门企图摒弃“神学”思想，探讨人类社会发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规律性，这是一个具有科学因素的尝试，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圣西门并不真正懂得自然界和社会的根本规律到底是什么，而且他的那种似懂非懂的见解又往往被他的唯心主义观点所淹没。他写道：“万有引力的观点同神的观念没有矛盾，因为万有引力的观念正是神用来支配宇宙的不变规律的观念。”②在圣西门的晚期著作《新基督教》中，他毫不掩饰地用“神”的口气来表达建立实业制度的计划、纲领，并以“上帝”名义宣称他自己是新宗教的创始者。他说：“君主们！你们要倾听神的声音，神通过我的嘴向你们呼吁：你们要重新作善良的基督教徒，你们不要再认为雇佣军、贵族、异教僧侣和亵渎神明的法官是主要靠山。你们既然以基督教的名义联合起来，就要能够履行基督教加于有产者政权身上的责任。你们要记住，基督教吩咐有产者要用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提高穷人的社会幸福。”③这样一来，圣西门的新哲学体系便被新基督教所代替了。结果，他从前门赶出去的“神”，又从后门把它请了进来。他对新基督教的解释更是保留了浓厚的神秘色彩。他说，应当由新的基督教代替旧的基督教，新基督教必须表述得比原来的基督教更具具体些。人类博爱的新公式是这样的：宗教应使社会致力于尽速改善最贫苦阶级命运为伟大目的。④为此，他要人们相信和掌握新基督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实业制度。他认为这是实现新的社会制度唯一的出路。他说，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传播新基督教，让信仰、道德和舆论的力量、热情的力量来进行社会改革，而不能靠暴力来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所要求的变革，应当用和平方式实现；准备提出的改革方案，无论如何不得具有可能再度引起暴力的性质；改革家决不当依靠刺刀来实现自己的想法。”⑤圣西门说，为了避免危险起见，最好不让群众参加建立实业制度这一变革。他断言，不可能用别的方法，而只能用这种办法即让富有阶级更加快乐的办法来实现新基督教的基本原则——改善贫苦阶级的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显然，圣西门这些呼吁和希望是注定要落空的，因为他既不了解无产阶级是创建新的社会制度的伟大物质力量，又不了解在阶级社会里暴力革命是社会变革与进步的手段的普遍规律。这样，圣西门的实业制度以及他的福利设想也就必然流于空谈。

对于未来的实业制度劳动报酬问题，圣西门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设想了“按才派工，按才分配”的原则。他认为，人人都有一定的才能，每个人在没有担任具体工作之前，都可以想象和相信自己有能力把工作做好，“因为这种才能或这方面的无能，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确定的。”⑥他认为，通过实践确定了才能，就要按才能派工，发挥有才能的人的专长，让其出色地工作，并给予优裕的报酬。这倒有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但是，圣西门对这个问题考虑不很周全。他有时把财富当成特权，有时也把才能当成特权。他说，才能是政治上提升的条件。个别地方又说每个人的地位和收入应该与他的才

①《圣西门选集》上卷，第170页。

②同上书，第170页。

③《圣西门选集》下卷，第269—270页。④同上书，第231页。⑤同上书，第190页。

⑥《圣西门选集》下卷，第205页。

能和投资成正比。不管他如何说，他的按才能擢升的原则和他的不可动摇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极不协调的。他不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论是他的劳动权、才能等级制，还是他的“按才分配”、“按劳分配”也好，都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圣西门还没有找到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实业制度的途径与阶级力量，但他有一些政治主张仍同资产阶级相对立。比如，他主张的整个社会的生产计划性、组织性、劳动义务制、才能等级制、国家成为生产的组织等等，都是跟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针锋相对的，它确实反映了当时尚未成熟的早期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它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的象征、表现和先声。”^①所以他的这些学说成为后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

尽管圣西门有无产阶级倾向的一面，但他有不少主张仍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相一致。比如他主张保留私有制，不消灭阶级，允许企业主（私人）利润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等等，都反映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而“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②

总之，圣西门的实业制度理论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尚未发达，缺乏事实、材料，以致他的学说带有“猜测式的预言”，还不能科学地解释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还无法自觉地克服他的这一理论本身的内在矛盾。

三

那末，产生这种内在矛盾的根源又是什么呢？其实，圣西门的实业制度理论本身存在的内在矛盾，正是他的世界观的矛盾的直接反映。而圣西门本人实质上则是当时未成熟的早期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即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为什么说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而不说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判断一种思想体系的阶级基础，必须考察它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适应哪个阶级的需要产生的，它反映了哪个阶级的思想情绪，在现实阶级斗争中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那末，当时的现实阶级斗争情况又是怎样呢？当时的法国已经进入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期。在法国，“除了封建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对立。”^③这就是说，在法国封建社会末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孕育和产生，不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而且存在着尚未成熟的早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及实业制度理论就是当时尚未成熟的早期无产阶级以及农民小生产者同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而“在当时还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④这就是说，早期无产阶级刚刚从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分离出来，加之当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43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63页。

时资本主义生产还处于手工工场阶段，因而它跟小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帮助，所以尚未成熟的早期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同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是一致的。这样，作为这两个阶级的代言人的圣西门的思想体系也就不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此外，因为圣西门根本不是从消灭私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的角度看问题的，所以他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属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

圣西门虽然出身于名门富族，但他却生活在现实社会的激流旋涡之中，他看出了贵族阶级的必然没落，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腐败无能，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增加和文化科学的进步与工人群众的贫穷和痛苦的增加之间的深刻矛盾、社会的动荡不宁，这一切加强了圣西门的注意力，加深了他对周围发生的事情的关心，引起了他整个世界观的急剧变化。这种世界观中的新因素有可能使他违背自己原来的阶级偏见，从而使他有可能倾向于尚未成熟的早期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此时，作为迫切要求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美好社会愿望的小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圣西门，热衷于探讨怎样改进人类社会，因而他一度接近革命，拥护平等与自由的思想，自愿放弃贵族的爵位。圣西门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对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出抗议与控诉，并使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圣西门正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他关于实业制度理论的，这使他的理论具有进步性。

可是，作为贵族后裔的圣西门，他又有动摇、妥协的一面，他写道：“在我回到法国的时候，革命已经开始，我不想参与革命，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本来就确信旧制度已经日落西山，另一方面是因为厌恶破坏。”^①他害怕革命群众运动，反对暴力，幻想实行和平改革，主张用道德和舆论力量促使富有阶级让步——“不致于把贫苦阶级推向用暴力反对富有阶级和政府”，拒绝政治斗争，走的是阶级合作的道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作辩护。圣西门在他的《论实业制度》一文中就公开说：实业社会不必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保留私有制和企业主的私人利润。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圣西门的世界观毕竟没有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圣西门正是从改良的愿望出发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样，又正是从改良的愿望出发来反对革命暴力的。圣西门的理想与追求只是要求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建立美好的社会。但他又不懂得要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必须根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因此，他对未来社会的理想与追求归根到底还是改良的资本主义，或者说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的理想与追求是不会实现的。

圣西门有革命、进步的一面，又有妥协、动摇的一面，他这两种倾向，完全是由他的世界观中的两种因素所决定的。当他的世界观中的先进的因素起作用的时候，他倾向于无产阶级，这在理论上的反映是对资本主义压迫与剥削制度的揭露与批判，拥护革命，要求克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建立实业制度的美好社会；当他的世界观中的落后的因素起作用的时候，这就使他倾向于资产阶级，在理论上的反映则是摇摆、妥协。走改良主义道路。由于世界观中的两种因素在圣西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所起的作用不同，从而使他整个学说及其实业制度理论产生了自身不能克服的内在矛盾。

（本刊收到稿件时间：1982年12月20日）

^①《圣西门选集》上卷，第54页。